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辯止遷葬 盛希僑助喪送梨園

話說譚紹聞請了胡其所點了新穴，調了向，擇定吉日葬期。因家中使役人少，辦理不來，只得命雙慶到城南，復將王象蓋叫回，並趙大兒一齊回來。舊憾已忘，一切事體，須得與王象蓋商量。但王象蓋一向在菜園，心裡繫記家事，半夜少眠，又生些氣悶，眼中有了攀睛之症。

一日，叫他上木匠局裡喚木匠辦理棺槨，果然叫的木匠馬師班到了。譚紹聞道：「你是城中有名木匠。我如今要做槨一付，束身棺材三具，俱要柏木。你手下可有這宗物料麼？」馬師班道：「有。現在木廠中，山西客人販來一宗柏木方子，油水盡好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四宗可得多少價值？」馬師班道：「要到廠中親看，看中了木料，才講價錢。我不過就中評論，叫兩家都不吃虧就是。但今日木客還願賽神，我還要與他進賀禮。明早或相公親看，或是叫府上管事的人去看，我早在鋪內恭候。」馬師班說明要去，訂下明晨看貨。

王象蓋送出。但不知要這三付棺木何用，回來問道：「槨板是所必要。又另講了三付束身棺木何用？」紹聞道：「王中你有所不知。我為近來咱家事體多不稱心，昨日請了一個風水先生，到墳內一看，說是當日葬的向法錯了。葬你大爺該另改向法。上邊老太爺的墓也發了，也要另改向哩。連前邊奶奶的，通共得三付棺木預備。若發開墓，當年棺木不曾朽壞，就原封不動，只挪移在新穴，不過相離三尺之遠。若是舊棺已漚損了，須用新棺啟遷——就是時常人家說的乾骨匣兒。只是咱做的，要頂好髹漆的，極妥當才是。」王象蓋一聞此言，心中有幾分難為，轉念想道：「我才進宅來，開張便說主人做的不是，未免有些唐突，又犯舊病。」只得點頭道：「明日先看槨板。」若是啟遷時舊棺未壞，無需三付新棺。若果舊的已壞，城內木匠鋪內，也有頂好棺木，臨時也不至有誤，何必預備？若用不著時，這三付棺木置之何處？」譚紹聞喜道：「王中你果然見事不錯，就如此去辦。」殊不知王象蓋乃是欲其中止的意思。若三付棺木做成，其事便難挽回，故以此言婉勸，使主人專營槨板，把三具新棺之說暫且擱住，以圖另為生法，阻止啟遷。

單說到了次月早晨，譚紹聞引著王象蓋到木廠看了槨板，果然其堅如石，其油如浸。講明價錢，就著馬師班師徒破木做將起來。交與鄧祥照料。

王象蓋心中籌畫，這阻止啟遷的事，非老主人舊交不可，因向譚紹聞道：「葬時行禮賓相，當請何人？」譚紹聞道：

「近來城中新進生員，許多與咱交好，擇近處央請幾位便是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不如請大爺在日舊交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年尊不便相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大爺今日入土，若非當年契交相送，大爺陰靈也不喜歡。況程爺們也非是泛常相交，豈有憚勞之理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你說的也是，就請這幾位老人家。我寫成帖柬，你就逐門送去。」這句話正合了王象蓋的板眼，因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去帖柬鋪中取上好的素帖，相公今日就寫，我明日早送何如？」譚紹聞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果然取上帖來，譚紹聞一晌兒寫就。請的是：副榜孔耘軒點主，新歲貢程嵩淑祀土，張頰村、蘇霖臣、惠人也俱是高年老成，書神主的是妻樸。禮相乃是本街上少年英傑、新進的生員袁勤學、韓好問、畢守正、常自謙。啟帖寫明，交與王象蓋，次日逐門送去。

王象蓋送啟帖到了孔耘軒家，恰遇程嵩淑在座。王象蓋磕頭稟安訖，將啟帖展在案上。孔耘軒看道：「你家大爺塗殮已久，怎的素日不言殮埋，今日忽的舉此大事，豈不倉猝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小的一向在城南住，昨日把小的叫進宅裡伺候。小的到家，俺家大叔就說因葬事重大，人少辦不過來，所以叫小的辦理。其實忽然舉此大事，還要啟遷老太爺骨殖移穴調向，小的並不知所以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說什麼？再細述我聽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是殮埋俺家大爺，大孀子靈柩隨着也葬。還聽說請了一個陰陽胡先生，講老太爺的墳頭向法錯了，還要發開舊墓，另行移穴調向。祀土大賓，還要叩懇程爺。因不曾到程爺家裡，小的不敢在這裡將帖呈上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就把請我帖子遞與我看。是我問你要的，不算你不曾送我家。」王象蓋遵命，將禮匣內啟帖取出，奉與程嵩淑。程嵩淑接看，也放到桌上，說道：「耘老，你看令婿自己把家業鬧的虧損了，卻去九泉之下生法起祖宗的骨殖來。可恨！可惱！咱們不得束手旁觀，睜著眼叫他陷於不義。」孔耘軒道：「我與他係翁婿，叫我也屬沒法。況且亡女也隨葬，請我點主，我也心裡難過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主是點不成的，耘老不用作難。他既請咱，耘老一定赴席，不是說令婿譚紹聞，乃是為亡友譚孝移哩。如今說啟遷，是要啟遷譚孝移的尊大人哩。咱們若要順水推舟，做世俗上好人，也不難，只是把譚孝移生前相交，置之於何地？於心著實不安。」孔耘軒道：「此番埋的有小姐，卻請我。我心裡不想去，叫舍弟替我去罷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這請的就不錯。他若是胡請起來，難說一個省城，譚宅請不出一個點主、祀土官麼？」

這還算心裡有主意。耘老也不必責人無已。」王象蓋跪下磕了一個頭，說道：「實不敢相瞞二位爺，這原是小的攛掇的，就為這一宗啟遷的事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何如？但他既不棄咱這老朽，把咱請到他家，咱就要調停他。所以免他生前之不孝，正所以成孝移兄死後之孝也。耘老你想，他若不請咱做大賓，難說咱既聽的這個話說，就聽其所為不成？只是尋上他們去匡救他，便不如他請咱到他家勸阻他有些來由。象蓋，你請的別個是誰？」王象蓋逐一述明。程嵩淑道：「你自去送別處帖兒，我管保他啟遷不成。那點主還費商量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俺大爺陰靈也是感念二位老爺。」孔耘軒道：「看來你此番進來，可不再出去罷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小的再往那裡去！只是大相公年輕，是個心中無主意的人，小的就是作難些，千萬隻為俺大爺歸天時，囑咐了小的一場。小的再無二心。」程嵩淑道：

「耘老，你看象蓋真有合於純臣事君之道者。一個平常人就挑起托孤的擔子，他這『象蓋』二字，送的不錯罷！」王象蓋道：「爺們抬舉小的，小的擔不住。總是老大爺歸天時，囑咐了兩句話，把小的囑咐死了。到今小的再放不下，只是盡這點心罷。」說畢，王象蓋又向別處投帖而去。程嵩淑又說了一場話兒，二人洗盞小酌，日夕歸去。

卻說到了譚宅請日，眾嘉賓陸續集於碧草軒上，五位老先生，耆宿典型；五位美少年，磊磊英俊，好不羨人。譚紹聞以葬親巨典，廳堂冀除潔淨，盤盞措抹鮮明，烹佳茗，爇好香，極其恪恭。相見禮畢，五位少年恂恂然各盡後進之禮，五位長者，誇美之中帶些勸勉話頭。這才是高會雅集，下視那庸夫俗子相遇，老者以圓和模稜為精於世道，少者以放肆嫻褻為不拘小節，相去奚啻萬萬也。

午饌不必細述。席罷更酌，眾人問了折東見召的本意，譚紹聞說了叩懇襄禮的原情。眾人又問歸窆的定期，譚紹聞道：

「選擇吉日，在於下月二十九日，申時下葬。」程嵩淑道：

「聽說你還要啟遷令祖父母，改穴調向。有這話麼？」譚紹聞一向盤算停當，拿定主意，卻被正經前輩一句問的不知該怎的好，口中再含糊答應不來，勉強道：「他們都說先人埋葬向法錯了，如今只得重新改正。移的不過兩步遠，便是正穴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說他們是誰們？畢竟確有其人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是一個胡先生。」程嵩淑正色道：「你今日置酒相邀，想是為這事關係重大，不敢孟浪。既請我們來，我們與令先君老先生托在素好，此事不可不大家斟酌一番。我看你既不是那目不識丁的鄉曲間農夫，又不是那不見經書的三家村白肚子學生，你舊年在學院面前背誦過《五經》，我就以《五經》問你，你必不能說你不記得。你如今這意思，不過趨吉避凶。言吉凶的莫詳於《周易》，其間言吉的大約都在恐懼、敬謹一邊，言凶的多在亢傲、傾邪一邊；共經了四個聖人的手，可有調向吉、不調向凶的話麼？《書經》上說：『惠迪吉，從逆凶。』你向來是『惠迪』呢，是『從逆』呢？《咸有一德》上說：『德惟一，動罔不吉。德二三，動罔不兇。』你今日把令尊所葬之令祖又啟遷起來，這是『一』，這是『二三』呢？風水家動說穴暈是個太極圈子，周夫子《太極圖》上說：『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』修是修德，不是修墳；悖是悖了理，不是悖了向。太公《丹書》上說：『敬勝怠者吉，怠勝敬者滅；義勝欲者從，欲勝義者凶。』這個吉凶全在你心坎中分金，不是在墳頭

上調向。一部《禮記》，言喪者居半，瑣碎零星，事事無所不備。

怎的把請風水先生看墳這宗大事，沒有記在上邊？就是《檀弓》上有了闕文，《喪大記》上也不該闕；就是《曾子問》上有闕文，這《問喪》《禮運》《問傳》《三年間》四五篇，喪服還有兩篇，凡居喪之事，絲毫不遺，怎的偏偏把分金調向闕了呢？」

《周禮》春官之職，有塚人、墓大夫，也只說辨其昭穆之左右，分其爵秩之貴賤，怎的不講龍沙，虎沙，神山，鬼山，牛角，蟬翼，蝦鬚，蟹眼？想是老周公多才多藝，會卜洛定王畿，單單就是不會看墳，留著這個出奇武藝兒，讓能於袁天綱、李淳風、郭景純、賴布衣們麼？」惠養民看見徒弟閉口無言，攙了一句道：「我在學裡與徒弟背誦《孝經》，見上面有一句『卜其宅兆而安厝之』。像是這宗學問也是不可少的。」程嵩淑道：

「人老，你胡說哩！這是度後日不為道路，不為城郭，不為溝池，不為強暴所侵，不為耕犁所及的意思。不是看見一個山尖兒，便是文筆插天，該出舉人、進士；看見一個土圪塔，便是連倉帶庫，該出大肚子財主。就請問人老，令徒如今要啟遷他令祖，這是安厝乎？是不安之厝乎？且不必說經書。即如一個人死了，埋在地下，血肉是必化的，骨是輕易不化的。啟遷時，只能拾其骨，那血肉之融化於土中者，勢必不能收拾起來。取骨遺肉，是明明使祖、父之在九泉者，無故而成骨肉分離之象，於心可忍？若果係遠喪合葬，不得已而為之，猶之可也。若毫無他故，只因兒孫欲圖富貴，卻不肯自己讀書，自己節儉，祖宗在泉下，不能再來世上搜尋子孫，兒孫在世上，卻要去地下搜尋祖宗，這還不是一個豈有此理之甚麼？且如祖、父在世之日，心中打算能為子孫籌畫安全，口中訓教能為子孫指示門路，手中持杖執梃能向子孫督責嚴禁，偏偏子孫不能富，不能貴。

及至到了死後，魂升於天，形歸於土時候，把棺材往東調上半寸，這便合著來龍水口，子孫此時該發富發貴；往西調上半寸，這便不合來龍水口了，祖宗陰靈回家，撥亂的旺長門不旺二門，把小孩子捏死上兩個，叫本家傷小口，暗中調唆叫子孫賭博，宿娼，賣田產，丟體面，請問天下有此理否？」說道此處，不但幾位老先生忍不住笑了，就是那幾位後生，極守晚輩規矩，也忍不住笑了。譚紹聞忍不住也笑了。程嵩淑點頭大聲道：「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我且問譚學生：你適才說選擇下葬『吉日』在於下月二十九。選擇家於下葬之日安一個『吉』字，若是娶親之日更當安一個什麼字樣呢？每見陰陽官遇見人家有喪，寫個喪式，各行之下俱有『大吉利』三字，豈不是天地間絕世奇文！且即以選擇言之，古人嫁娶之期盡在二月。《夏小正》曰：『二月，冠子，嫁女。』《周禮》地官媒氏之職曰：『中春之月，令會男女。』《詩經》上嫁娶之期，考之，皆在二月。蓋仲春陰陽和順，順天時也。其有喪者，得以不用二月；若無故而不用仲春者，還要加之以罪。難說三代以前嫁娶的吉日，皆在二月麼？至如修造一事，古人多用十月，取其為農隙之時。所以天上北方玄武七宿，內中有個室星——為此星昏中，可以修造房屋，因此名為營室星。《詩經》所謂『定之方中』

是也。難說古人修造動土豎柱上樑好日子，都在十月麼？至於古人葬期，天子七月，諸侯五月，大夫三月，士踰月。想是古人將死時，先請下一個好陰陽先生，揀定了下葬吉日，然後商量好這易輓之期，好去病故麼？若不然死的不合板眼，定怕子孫貧賤時，埋怨祖宗死的不成化命。凡我所說，俱本聖人之經訓，遵時王之令典，敢非聖者無法，為下者不倍？但不知孔子從的，後人如何卻從不的？況且時王之制，所頒的有要萬民使用的皇書，內中嫁娶安葬，以及為士者入學，為農者栽種，為工者修造，為商者開市等項，俱有現成好日子。陰陽家卻別有講究。總而言之，這些亂道，直是敢悖聖訓，不遵王法而已。

譚學生，你各人看該怎的，隨你便了。」蘇霖臣道：「總是人為禍福所惑，所以此等術士，得行其說。」程嵩淑道：「求福免禍，原是人情之常，人斷沒有趨禍而遠福者。但禍福之源，古人說的明白：『福是自求多的，禍是自己作的。再遲十萬年，也是這個印板樣兒。如耕田的冀多力勤，那收成就不會薄了。如以火置於乾柴亂草之中，那火必不能自己滅了。所以聖人說個『自』字，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』、『自作孽，不可活』；不曾說，『永言看地，自求多福』，也沒說『不調向，不可活』罷？」張類村道：「風水之說，全憑陰騭。總是積下陰德，子孫必然發旺；損了陰騭，子孫必然不好；縱然葬在牛眠吉地，也斷不能昌熾。總是在人世上，千萬保守住天理良心，再也不敢錯了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先我想說一宗舊事兒，我怕對著小婿不敢說。昔日有個前輩，原是單寒之家。後來中了進士，做到湖廣布政司。臨終時，子孫環列病榻求遺囑。這老先生囑道：『汝曹葬我時，只要淺埋。』子孫不解其故，問道：『大人云云何也？』這老先生道：『吾以寒士，致位方面，全憑著少年功夫，居官勤謹。今汝曹承我這個薄蔭，必然不肯讀書，生出驕奢淫佚。久之，必致落魄。那一時無可歸咎，定說墳地不佳，另行改葬。我所以教汝曹淺厝者，怕後來土工們費力耳。』」

說到這裡，孔耘軒住了口。程嵩淑接道：「譚學生，你今日要啟遷令祖，卻是令尊逆料不到的，當日必是深埋，今日土工豈不費力麼？」譚紹聞面上似有不悅之色。程嵩淑看見了，說道：

「譚紹聞呀譚紹聞！你那意思像有不喜我輩所說之話。我爽快對你說罷，你若敢妄行啟遷，我就要呈你個邈視父訓，播弄祖骨。我程嵩淑，實為與你父道義至交，不能在你面前順情說好話。你要知道！」說著，早已向眾賓一拱，離座而去。眾人挽留不住，昂然出園門，向衙衙口走訖。

張類村道：「程嵩老亢爽性子，沒吃酒也是這樣。總之，不過是不想叫譚世兄啟遷，輕舉妄動的意思。譚世兄，你何苦定為調向之說所拘？《陰騭文》上說的好：『欲廣福田，當憑心地。』我也奉勸念修，把那啟遷的話止住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小婿也未嘗執一，定要啟遷。既是眾位老伯這樣指示，想是行不的，小婿就恪遵成命。」蘇霖臣道：「這才是哩。」婁樸及四五位新進後生都說：「列位老先生卓見高論，不可有違。」遂把啟遷一事止住了。王象蓋心內暗喜，自是不用說的。譚紹聞道：「至於葬期，是難改的。」婁樸道：「葬期已定，何必更改。」惠養民道：「事之無客於義者，從俗可也。」惟有孔耘軒怕嬌客起嗔，早已默然，「游夏不敢贊一詞」。嗚呼！冰清而玉不潤，做丈人的好難也！

日色已夕，眾賓辭歸，譚紹聞送至衙衙口，拱立送別而去。

次日，譚紹聞又寫了帖柬，另著雙慶送去，請的是盛希僑、夏逢若、王隆吉三位盟友。

盛希僑見了請帖，即刻騎馬而至。進了碧草軒，見了譚紹聞道：「我見你下的全幅素帖，想是要葬老伯麼？」譚紹聞道：

「是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一來請的日子我不能來，二來咱是弟兄們，有事就該先到。我先問你，是什麼事還沒停當哩？對我說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這事做的有些倉猝，諸事匆匆，並想不起來少的什麼；我在這裡才想起刻行狀、鑿墓志的事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這話你就休對我說，你說我也不聽。依我說，我該幫你幾兩銀子。爭乃第二的近來長大了，硬說我花消了家業。我近來手頭也窘些，我只助你一百兩罷。就送的來。至於行大事時節，桌、椅、春凳、圍裙、坐褥、銀杯、象箸、茶壺、酒注、碗、碟、盤、匙，你要幾百件就是幾百件，要幾十件就是幾十件。只發給老滿一個條子，叫他如數押人送的來。至於搭棚擺設，棚布、柱腳、撐竿、圍屏，得幾百件，憑在賢弟吩咐，就叫老滿來搭。如敢弄的不合款式，我來弔紙時看見了，我吆喝他。人不足用，叫寶劍兒領來幾個你支使。臨時，只看你要行幾天事，或十日半月，或八天九天，就把咱的戲，叫他們門前伺候——如今戲整本、散出，也打的夠唱十幾天了。飯也不用你掛心，也不用你賞他們錢。咱的大事，咱的戲，不叫他唱要他做啥哩？我回去就差人上陳留叫他們去。」譚紹聞皺眉道：「戲怕難唱。有幾位迂執老先生，怕他們說長道短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胡謔的話！你家埋人，也不是他家埋人；我來送戲，也不是送與他家唱。那年在你這書房裡，撞著一起古董老頭子，咬文嚼字的厭人。我後悔沒有頂觸他。這一遭若再胡談駁人，我就萬萬不依他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畢竟使不的。」希僑道：「俺家中過進士，做過布政，他們左右不過是幾個毛秀才貢生頭兒，捏什麼訣哩。我走了，諸事一言而定。到那日有人坐席，不必等我，我不能來。我回去，即打算上陳留的人。寶劍兒，解牲口。」譚紹聞再欲開言，盛希僑早已出了園門。寶劍兒牽馬遞過鞭子，回頭一拱，忽的上馬而去。

紹聞回到軒上，心中打算行狀、墓志的事。既是外父不點主了，就以此兩宗稿兒奉懇。時日已迫，速辦石板、木板。

及到請客之日，王隆吉及夏鼎先後到了。擎杯拜懇，王隆吉是內親，任了管內邊銀錢、廚中買辦雜事；夏逢若係盟友，任了管

外邊賓客席面酒酌雜事。不在話下。

自此以後，開墳，券墓，有泥水匠；破木造槨，有木匠；冥器樓庫，有紮彩匠；孝幔，衣巾，有針工；碑碣，墓志，有石匠；雕刻梨木，有刻字匠；酒有酒館；面有磨房；髹治棺槨，有漆匠。一切置買什物，指畫款式，好不匆忙。

將近啟柩之日，忽的雙慶兒說道：「門外有個標營兵丁，說他叫虎鎮邦，有一句要緊話，要見大叔。」譚紹聞吃了一驚。覺的是前日那宗賭債，竟等不得殯事完，可上門來了，好不發急。雖心中有幾分怯意，又不能不見，又不敢不見。遂安排下營葬事忙，迨大事過後再為酌處的話頭，應付這虎鎮邦。只得請到軒上。虎鎮邦進的軒中，也作了一個揖，只說道：「好譚相公，通是我忘了！」這譚紹聞早把臉上顏色大變。正是：人生萬事總消閒，浩氣充盈塞兩間。

偏是臉前逢債主，風聲鶴唳八公山。